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六

心音樂門

簫

音樂音歸

簫編竹為之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長二尺其形參差以象鳳翼然又有長尺二寸

若有長尺四寸者或又有長尺圍寸者併漆之

常類

仲呂

簫一之氣風俗通

夏至

簫一樂其數七鄭注易通卦驗

仲夏之月

肅

肅

肅肅也言其声然釋名

嗶嗶

見後先祖聽注

樂師均

仲夏之月

簫管參

差之

君子聽

則思畜聚之臣

折柳曲

短簫有楊

編竹為

簫一之長尺五寸五經又一小一管一之詩疏

大謂言

一簫一

合璧事類卷十六

乙一

土

者謂之笄李巡曰大簫声大者言二也小者声揚而小故言笄二小也

大謂箬

李巡曰声高

大故曰箬

尺二寸

須簫長

尺四寸

雅簫長

伏

二高也

義作

簫十六管通礼義纂

女蝸造

事始

舜作簫

其形參

差以象鳳翼風俗通

舜造簫

簫竹之属十六管長二尺一所一者也隋志

細器備

韶

九成鳳凰來儀

韶舜樂

先祖聽

周頌有聲詩云云既備乃奏簫管備本嗶二厥

名言簫見一書

見越王

容有以吹籥一者上下宮商和

之亦有如此者要在

教弄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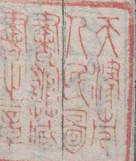
蕭史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

聽之而已吕氏春秋

秦穆公女弄玉亦好簫遂妻

隨鳳去時為作鳳女祠時有遺音列仙傳

吹簫乞食



胥鼓腹——吹簫給喪周勃——以事本傳天籍未聞莊

謂南郭子綦曰汝聞——而——地籟人籟籟也陌上有音蘧子訓

汝聞地籟而未聞人籟人籟籟也陌上有音少嘗仕

郡人莫知其道三百餘年顏色不老及死殯之宿昔棺鞠然作雷震音光照宅宇見棺蓋飛於中庭棺中無復有人但餘履耳須史問——人馬籟

鼓之——葛洪神仙傳 元帝度曲聲分判節度極幼妙本

靈帝能吹謝承後漢書得赤玉籟原州胡安盜晉

駭貌如生——王褒洞簫賦原夫簫幹之所生兮

紫玉笛三十國春秋 于江南之丘墟洞條

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峴岷巖崎荷

嶺迤嶮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恭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

敞開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歲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凜

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而勁

其末兮迴江流川而灑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磳二而漱

淵朝露清冷而墮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憂

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翔翔乎其顛秋蛸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

後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與屏兮密漠泊以撇猥惟詳察

其素體兮宜清淨而弗喧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

人聲事類卷十六

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
應順叙卑述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鼻慷慨
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則若雷霆駮輻伏豫
以沸渭其仁聲則若凱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速以聚斂
或拔擢以賞棄悲愴怛以側戾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
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指洎之可懷兮良醴醴而有味故貪饕
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剛毅強魁反仁恩兮嗚
嗚逸豫戒其尖鍾期牙曠悵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為其
氣師襄巖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焉頑朱均楊復
慧兮桀跖鬻博圖以頓頰攻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御而可貴
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悼恍瀾漫亡
耦失嗜薄索合背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恠
而偉之故為悲聲則莫不愴然歔擊涕泣其奏歡娛則莫
不憚漫衍凱阿那眼接者已是以蟋蟀嘶蟻跂行喘息螻蛄
蜺蠓二翅二遷延徙進魚噉雞睨垂喙蜚蜚轉瞪青忘食况感陰
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亂曰狀若捷武起騰踰曳迅漂巧兮

合璧事類卷十六

三

土

又似流波泡洩洩此凌趨熾道兮嗥呻吟嘯躡連絕滉殄滉兮
攬搜濤搯逍遙踟躕若壞頽兮優游流離躊躇藉藉亦足耽兮
頽唐遂往長辭遂逝漂不還兮賴家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
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嗟氣遺響聯縣漂撇
生微風兮連延
駱驛變無窮兮
東坡赤壁賦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
如泣如訴餘音嫋々不絕如縷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詩集

混笙篪

危聲合歌鼓絕弄
獨孝儀

間笙篳

喧然名都
會吹簫

羸女善

始知吹簫

鸞鳳友

蕭並杜甫

悲且清

蕭管

齊岳

樂府

成聲

寶扇輕圓淺畫繡象床平穩細穿藤飛蠅不到
避壺水○翠枕面涼頻憶睡玉簫手汗錯

日長無力要人凭
閑父眉共春山爭秀可憐長緞莫將清淚

周美成浣溪沙
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欄愁
但聞取蔦前柳周美成一落索

笛附 感策

音樂百歸
笛竹為之長一尺四寸七孔孔各應一律笛為之
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雅正者或云舊本四孔

漢京房加一以備五音羌
笛六孔感策九孔胡樂

事類 昭華琯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銀珍寶不可言其尤驚異者笛長三尺三寸六孔名

曰一一之柯亭椽蔡邕宿一亭屋以竹為一邕聆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自氏六帖

丘仲作武帝時君明加京房字識音律舊本

合聲事類卷十六

商聲五音單矣 列和吹一一善馬融吹一一精該術數性好音律能一笛為

督郵無事獨臥郡平陽即有雜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踰年暫聞其悲之而作長笛賦序向秀聞

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唳遐想曩昔感音而嘆故作賦云綠珠善石崇妓依十

二律荀勗問協律列和曰作笛唯可十二笛令一

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休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亦恐不能得一孔應律也

隨清濁聲晉荀勗問列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一歌

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也

野王三弄晉相伊叔夏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識伊於岸上過

有容曰此相也微之便使人謂曰聞君善吹笛試為一奏
伊已貴顯奉聞微之名便下車據胡床為一畢更上車去主
客不交一言

老父一吹

賈客呂筠卿嘗於中春夜泊州於
君山側命酒吹笛數曲忽見一

一擊舟而來遂於懷袖中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大如掌
人之所蓄其一絕小如細筆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
者諸天之樂不可發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
老身與朋儕可樂者試為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不言畢抽笛
吹之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沉漾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
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遂止博異志

紫雲

迴曲

明皇遊月宮諸仙奏上清之樂噴噴清越殆非人
間所聞覺以玉笛寫之名

太

常樂人

漢中玉瑀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
否曰然後因闕樂捷之曰某日何得卧

吹明皇御玉

自蜀回乘月登樓故貴妃侍者紅桃在
馬遂命歌涼州即妃所製上笛為之倚

八塵事類卷十六

曲人罷相視揄
泣明皇雜錄

李舟截竹

以遺李暮吹笛天下第一月
嘗得村舍煙竹一以為笛

夜泛江吹之寔亮逸發俄有客呼船而至請笛吹之甚為清壯
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盤應手紛碎客散不知所之疑其蛟
龍也國

宋玉笛賦

今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餘罕節
簡枝之叢生也其處旁塘千仞絕谿凌

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體泉流其右師曠將為陽
春北鄭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於易水之上得其
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延長頸奮玉手
摘朱唇曜皓齒頰頰臻玉貌起吟清高起流徵其笛曰近世雙
笛從老起羗人伐竹木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絕竹吹之聲相
似刺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適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
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

馬季長長笛賦

融既博覽典
雅精該數術

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无留事獨卧郡縣平陽塢
中有維客舍迎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驅去京師喻年魁聞

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故乘劉伯康傳武仲等蕭琴笙頌
笛獨無故聊復備教作長笛頌晉薛曰惟鐘鍾籠龍之奇生
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磯特箭臺而
立兮獨聆零風於極危秋潦老漱瘦其下趾兮冬雪揣音團封
乎其枝巖根踣之樂五結川五刮兮感迴颺而將類夫其面旁
則重巘魚偃槽石簡積顛丘隕砥斗六兀婁力于标助滫齋魚
飢傾是側倚伏瘳苦交窳良交巧老港湖貢洞坑谷嶮古買壑
呼各滄古外峽從外晒坎窞徒感嚴苦成寢運裏於葉穿安鄰
安遺陶連嶺屬林蕭蔓荆森慘所銜梓作樸音卜於是山水猥
至津亭冷岑障潰音會頤胡感淡徒感滂音即流確丁迴投淺
仕咸穴士咸爭滌士官萃普明紫汨古沒活澎普明鼻音科波
爛麟淪音倫家焉爪隆詭矣蘆結劫漏呼角溱蒲角噴音悶沫
舞通該後即突搖演以縮其山動枕元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
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獲睢戈季晝吟聽吾鼠夜叫寒熊振
領胡敢特鹿加昏昌夷影必妙山雞晨羣野雉朝雖求偶鳴命
子悲號長嘯由斜識道唯子由謹呵相譟蘇告經涉其左右

金壁事類卷十六

六

土

唯武江昭其前後者無書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巖之所迫也
眾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舊籍變鐸鑛侯萌管
乎宏嘯若絙古登冠促柱號鐘高調於是故臣逐子棄妻離友
彭胥伯奇哀姜孝已攢乎下風收精吐耳雷歎類息插苦洽膺
擗避亦標避沼泣血泣胡大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
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蹠士何纖根跋蒲未蕮結
切縷力矩膺峭地腰脰形阻逮乎其上前匍匐代取挑他堯截本
末規摹獲亦縛矩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丑貝黃鍾為主橋
矯操而音斤械胡介刺團劍余鼎度擬鏹銅董嗣徒董頽墜程
表朱裏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與雍撤勸
伯于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重兵宋灌名師郭張工
人巧士肄異業俯聲於是游閑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
耳比避八音之調從弔乃相與集乎其處詳觀夫曲亂之繁會
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滅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棠五
耕距劫暹音迤又足怪也啾咋助白嘈啐葱沒似葦羽兮絃灼
激以轉切震鬚拂扶勿以憑怒兮眩呼宏碭徒浪駭以奮聲氣

噴音悶勃以布覆兮乍時聽之石以狼戾雷扣鍛都亂之岌音
叶峇苦合兮正瀏流漂以風冽寒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促期
而赴躡之日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汜濫溥與各
漠浩浩洋洋長轡莫于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曠初鄰菌去
倫礮鳥回映鳥即鄂普明琅力耕磊落駢田磅傍唐取予預時
適去就有方洪殺所戒衰焚危序希數所角必當微風纖妙若
有若工盡辭亂滯抗絕中息更裝奄忽滅沒惝然復揚或乃聊慮
固護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舞持綻徐恣纏伶
假寬容蕭管備舉金玉並隆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
聲五降曲終闕盡餘絃更興繁乎累發密櫛疊重踞方伏歌于六
擯及蜂聚蟻同衆音悞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息雜弄間諫
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安翔馳使改蕩從容闡長善緩惆悵悲
對墜窠鳥瓜園於洽賓和華被女展果皇求索乍遠乍近臨危
自放若頹復及蚡扶文緼於文蟠音盤紆經因宛婉宛蠶善篋
民笏土粉抑隱行入諸交絞緊汨于筆惶音皇五立代轉接奴回
拳女家投子回臧遞相乘適女展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

合璧事類卷十六

七

一

土

引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闔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
聽筵焚救弄者遙思於古昔履志於但丁達惕天歷以知長戚
之不能間間居焉故論記其義協北册至其象彷彿縱肆曠廣
漾余兩敞罔老莊之槩也温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
光之介也牢刺力達拂矣諸賁奔之氣也節解句立斷管商之
制也條決縝匹辨紛申韓之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琴音
梨櫟歷鈔他堯愷火麥哲先歷龍之惠也上擬法於韶箭蕭南
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
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伸蟬視狼顧
拊謀先到踴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
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戶歸臯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
彌不復惡崩瞶五怪能退敵不占成節鄂王公保其位隱憂安
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鱣似林魚隅魚恭於水齋仰駟
馬而舞玄鶴于斯時也騶駒吞聲伯牙毀絃鄒巴聃丁叔杜若
襄弛懸留眇瞽丑庚哈劫史累稱屢譖矢容墜席搏補莫村祝
雷扑樵子小眇睢奇維維涕洟也言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

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慨盟汗穢燥雪垢滓矣昔庖羲
 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篁暴辛為墳音墮塵之和鍾叔之離磬
 或鏤金蕪力東石華琬鬼切錯九榭奇延彫琢刻鏤鑄窄音鑿
 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
 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
 器者猶以二皇聖哲鞋况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
 俾助感美忽而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
 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雙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
 見已載竹吹之聲相似劍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適未易持身
 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
 五音
 畢 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 武昌老人八十餘
 自古年少學吹笛吹笛早事曹王曾感激往年征鎮戍蘄州楚
 山蕭二笛竹秋當時買材恣揀索典却身上烏貂裘古苔蒼二
 封老節石上孤生龜風雪商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
 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

八聲事類卷十六

八

土

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
 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鳳篋 悲栗 感篋者本龜茲樂本名 角音 制法 孔漏聲而五

音咸 雨霖鈴 見前 樂章

詩集 一聲 長笛 倚樓 數曲 李篋 屢笛 傍宮 墻偷得新

風飄 律呂相和切月 霜逐 橫玉 叫雲 清似 水滿 柳

搖 故園 楊 今 一 落 梅 落 飄 處 響 穿 雲 並 杜 梅 花 曲

笛表 李 白 從 軍 行 梅 花 引 羌 笛 一 杜 羈 旅 傷 情 斷 山 陽 舍

如 交 雨 東 周 弘 遂 誰 家 作 吹 笛 秋 山 風 月 清 一 高 樓

吹 北里富薰天 孤城起 一笛 隴頭鳴 卷笛 一選

水中應 高聲五音隨指發 龍一行雲絕曾將 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劉禹錫

樂府 三弄 誰作 幽夢新月與愁煙蒲江天絮送行舟水東流東

日落梅飛東 坡昭君怨

笙 附 竽

笙以匏為之中空以受簧象物貫地而生管端大者十九爾雅大者謂之竽小者謂之和竽三十六

簧宮在左和十 二三簧宮居中

雷類 三成 下管新宮笙入 七正 笙太簇之氣象 萬物之生故曰

合聲正等類卷十六

笙有 一之節焉有六合之和 垂作 一 媧造 文 一 笙 焉天下樂之故曰笙白虎通

鳳鳴 王子晉好吹笙作 一 鳳 一 遊伊洛間 獸舞 夔曰云 道土浮丘公接之上嵩山也列仙傳

鳥獸踏 二 鳥 一 雙成曲 西王母侍董 一 南郭吹 化德相率而 一 書 之妙 一 白氏六帖

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 一 先生不竽者而之於三百人 之中以 一 笙食祿宣王薨後王即位曰寡人之好竽欲二吹之

乃 一 先生 王母吟 西王母曰吹笙鼓簧 叢霄笙 謝 乃逃韓子 中心翔 移天子傳

御遇神仙吹 玉管笙 舜祠下得笙 一 夫以玉作音 一 之 一 續仙傳 故神人以和鳳凰來儀許慎說

文 相帝能 漢 一 吹 杜夔吹 魏文帝令 一 於 笙東觀記 宿客 一 笙夔有難

色夔 王彘歎 一 與謝孺子宴銅臺孺子吹笙或起舞既 傳 而 一 曰今日使人飄 二 有伊洛間意南史謝

愉傳

王廙笙賦

發千里之長思 詠別鶴於路岐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

有曲沃之懸匏小交焉鄉魯之殄有汶陽之孤篠小焉若乃綿蔓萋紛敷之澆潤靈液之滋潤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畧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則力結生絳幹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謠密獸於頽焉乃揚管措羅而表列音嬰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馮皇翼以插羽窠鸞音以厲聲如鳥斯全劉二詩環岐三明珠在味畫若銜若岳脩過者瓜內辟關餘籟外透音威駢田獵櫛歷神押鱗至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蒲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温鳥沒噦納月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懽以拂扶味謂在終鬼五罪峨我

以蹇誇又嫻素合還徒合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擣留傲激糴以奔逸似將放而中匱俄七小捨測滅嬰暉偉煜青熠以入汎逢淫汜泛豔雪素合燁燁燁燁出及二魚立

合璧事類卷十六

十

土

或案行夷靡或踈勇剽四妙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緩徐葦七入築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悲歡音奏而列位泣菡菼纖翻以震幽籥越上管同而通下管應吹喻虛立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穆晉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去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二歌棗下之纂二相普歌曰棗下纂二朱實離二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謔爲爾乃引去飛龍鳴鷗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上謂其長吟楚妃歡而增悲夫其悽唳麗辛酸嬰二關二若離鴻之鳴命子也含啞胡嗶音善諧雅二啞二若若群雛之從母也郁括力作切悟泓鳥宏宏融喬哇鳥佳咬鳥交啞竹交啞竹交壹何察惠訣厲悄七小切又何磬折若天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闌日移踈客始闌主人微疲弛始絃韜籥徹垣喧屏荒池爾乃促中遊攜友生解嚴頰擢幽情披黃苞以授其頤縹緲妙窈以酌醪雲光妓儼其階列雙佩嘈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况齊瑟與秦箏新聲出山音韻橫逸琴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熳以入倫真

以放艷辭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蕪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
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
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叙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博樂所以
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
作惟簧也能研群聲之清惟笙也能摠衆清之林衛无所措其
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
乎

夏侯湛笙賦

振引合和
如會如離

笙

笙所以
有禮誦

養耳

聚衆

竹聲湛二以立會二以
君子聽笙竿之聲則思

畜斂之臣疏濫猶擊也言竹
聲擊然有積聚之意樂記

笙師教

一學手

樂師

調

仲夏之月命
一笙竿月令

齊王好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曰王
一竿有操瑟而往立于

好竿而于鼓瑟二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
工於鼓瑟而不工於求齊也韓文吞味

南郭濫

見前
笙注

合璧事類卷十六

十一

土

詔太常製

文宗好雅樂一
定一雲韶樂有竿一樂志

詩集

絳唇吹

竹清羅袖拂響合
一梁陸竿

玉童吹

兩兩白一
雙一紫

鳳笙

摹鸞音

短長插鳳羽洪細一
孤竹管來應雲和琴揚希道

學鳳鳴

仙人十五愛吹笙
得昆丘彩一李自

北里響

一左思

高門吹

一笙

韓萬籟真

笙竿

疎松奏

一隔水一應節轉
笙竿並杜甫

人情一逸態逐聲移所
弄同王子弄羽一參差陸竿

樂府

坐調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棖錦幄初温獸
查不斷相對一笙○低聲問道誰行宿城上

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
直是少人行周美成少年遊

凄咽

玉笙不受朱唇暖離聲一
一曾填浦遺恨幾千秋恩

深人不留。他年京国酒，汝淚攀枯柳。莫唱短因緣，長安遠似天。東坡菩薩蠻

笳

百集百韻

笳捲蘆葉吹之，胡人用以作樂，故曰胡笳。

事類

葉聲

吹一為一，傳玄賦序。

笛類

笳一之一，胡人吹之為曲，文選注。

邊聲

李陵守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書，答云：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一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脚陵獨何心，能不悲哉。文選。

勒

胡笳者，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一一先一曲。

出入塞

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

合聲事類卷十六

十三

土

二十八解以為武樂有塞一楊柳等十曲。

伯陽作

笳者李一一入西戎所一杜選笳賦序。

越

石奏

晉劉琨字一一在晉陽為胡騎圍數重，中夜一胡笳賊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賊棄圍走。

劉

疇援

晉一一嘗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色，一笳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群胡垂淚而去。

大駕

鹵簿

鼓長鳴皆百二十，前部擗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

李頎聽

董大彈胡笳

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戍蒼二

烽火寒大荒，陰沉飛雪白，先拂商絃後角羽，四郊秋葉驚撼。董夫子通神明，深山切聽來，妖精言遲更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雲陰，且明嘶酸離鷹失，羣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靜，其波鳥亦罷，其鳴鳥珠部，落家鄉，遠邈沙塵哀然生，出音變調，忽聽灑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未末，野鹿啣人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

高才脫畧各與利
日久望君抱琴至
漢家天子竹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
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
別稚子兮會无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婦擁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
壯駢三魏夫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
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趨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息
愛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
陽刺兮人莫我知姑載二拍

蔡琰胡笳十八拍

東風應律兮
暖氣多知是

幽咽哀笳曉
怨思風引胡笳
嘹唳發

詩集

幽咽

怨思

嘹唳

發

發

發

哀怨

胡笳在樓上
哀怨不堪聽

山樓

數樓

城郭

樓上

樓上

發

關下思

客淚墮

吟細

清笳

清笳

清笳

清笳

合聲事類卷十六

十三

土

柳

笳

翼高蓋

文選

角

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太今鹵簿

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爲之也

軍類

玄女請製

以警像黃帝內傳

黃帝命吹

蚩

師臚魅與一戰帝始一角作龍鳴以禦之
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通孔義象
角本出羌胡以一
之一餘廣車服儀

詩集

動江城

知兵心

樓上畫角哀

樓上畫角哀

戎昱塞

驚沙上鴈

孤城吹角水茫二風引胡笳怨思長
起暮天一一海門科去兩三行杜

拍板

音類

拍板木為之古人樂歌用擊節拍板又以代之也

軍類

宋識擊節

晉魏之代有善以拍板之始也

番綽

造譜

拍板本無譜唐明皇令黃耳進曰但有耳道則不失其節奏也樂府雜錄

啄木

舌繩

引作穿

詩集

換新聲

歌遲檀板歐陽峇呂大傳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六

合璧事類卷十六

外集

十四

土

法律

律令格

式科比



法者百王不易之令典也古今天下事事皆有法况刑辟獨無可法乎夫以前人創之後人守之可

者因之否者革之無非求所以便天下後世者也然世變日下人情日薄而國家之法亦日以密爰自周禮而降其始也

作五刑其後也作九刑蓋至于周律屬三千無非由畧而之詳其條目可謂至纖且悉矣後雖約為五百似已厭其煩矣初約為三章未幾而九章作焉延及蕭察凡一千五百三十條至後周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大畧滋章條

流苛密不勝其繁矣因之其間屢有沿革所謂律令格式者未易枚舉而縷數也時周世宗又集為刑統一書

攷其條目靡不畢備至皇相襲增損有可覆者然而古者法疎而犯法者寡後世法密而犯法者眾此其故何哉蓋

古者學校之設教化之行人知廉遜耻於為非井地之均衣食之足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惡也後世則不然井地破而穀祿不平學校廢而習俗不美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雖刑辟日報而不為沮止此其所以不古若也然則如之何則

可井田吾不得而見之矣毋亦教化其救世之大務歟謹母曰但求詳於法而已矣

合璧事類卷十七

乙

士



國章

人命所懸

國紀

千一之左

國禁

八十間

勅

法

君子以明罰

作法

於貪弊將若之何左

倚法

無以削書

觸法

禁自帖

法行

徒不能以

法守

也同上

制

謂之法易

通變

天下無

惟察

法書

乃垂

吉始和

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禮

始成

以爲治也曰洪荒之世

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義而成乎克揚子淫為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經魏文侯師李悝二撰次諸國法著一以爲王者之

連坐秦用相一之相坐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

約三漢高帝入關一法一章殺人者畫一漢氏作一

布而觀地官小宰正歲一法官之屬一治象之屬而

讀春官州長正月之吉各法如是文帝上行出中滑橋

與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奏當罰金上怒曰此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今一一更重之是法

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法足矣其後有盜高廟玉環得

之輕重上曰廷尉當是也下廷尉奏當弃市上怒

曰民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承宗廟

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一如是一一令盜廟器而族之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椀土陛下何以參夷連坐漢承秦制蕭何

加其法乎帝乃許並張釋之傳參夷連坐定律除一一

一之罪增部見知故縱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湯趙禹條定法令作一一一羣盜起

罪急縱出之誅前志作沈命法武帝一一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靈帝以州郡相黨昭平

小吏主者皆死本紀爲二互法一一

殺入漢成帝甥一一君一一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泣曰

高廟乎卒法今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

可其奏法爲隄防王志愔爲大理正堂奏言一一令者人

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

法為權衡

劉藏器高宗時為御史衛尉卿尉遲寶琳有人為妾

藏器劾還之寶琳弘請帝止其還允再款再止藏器曰一一天下一一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

使天下信

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乎帝詔可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一一百姓而畏之自為无信欲

為天下公

戴胄清直即命為大理少卿長孫无忌被名不解佩

人之信苦為得哉 刀入東上閣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臆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一一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封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校尉緣无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

與天

下共

李乾祐身觀中為殿中御史鄒今裴仁執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一一之非陛下獨有之仁

執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由是免死

重貨輕法

蕭鈞左武候屬

盧文操蹂躪盜庫財高宗以其職王幹常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間謂陛下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

惜罪虧法

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原死

廷惜之賢如本立者不少陛下有

問法如何

奈何臣願先斥為羣臣戒本立抵死朝廷肅然

張嘉貞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仲先抵罪帝一一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乎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宜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勳貴在八議乎事在不可咎仲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

據法爭

洪為入莊重寡言罪殺人一一不自為輕重

論王彥威與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臨死免父之囚可

勸風俗議減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者有詔貸死彥威請宰相下遷河南少尹唐本傳

以法當流 時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曹帝曰朕詔不

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况賣獄邪卿自守法而使

我失信奈何曹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

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感悟

於法當 死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職當死直臣賂

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

雖愆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曰凡人

不才止持祿取容爾云云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

直臣小才又何屈 **必寘以法** 韋澳字子斐改京兆尹帝舅

法哉上嘉其守法 鄭光主聖吏豪肆積年不輸

官賦澳械繫之他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

帝曰可貸否荅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兆安可使畫一法

獨行於臣下乎帝入白太后 **所守者法** 徐有功與皇甫文

曰是不可犯后為輸稅乃免 備同按獄誣有功 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隔君於死今

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公一不可以私害公

合璧事類卷十七

四

七

以緝定罪 乾道間刑部狀建康府狀據建康府司法參軍

趙善寅申準三月二十三日敕節文今後權將

敕律內應 之法更遞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今來除

已將律內 之法遞增一貫作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劾

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遞增一 **以錢定罪** 又刑部狀據

貫竊慮奉行抵牾乞備申朝廷 太平州申亦

為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部乞將緝緝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

貫其 者未會申明亦合一體更為遞增一貫詔從之

並聖 **為政之道** 任中正代張公治蜀咨以 公曰

政 如已見解高於法則捨法而用已如已見

解不高於法則當守法勿徇己見

李清臣法原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

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义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法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二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非法者安不田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殛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

合群事類卷十七

五

士

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義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楸獲姦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陳湯馮異秦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道禮樂爲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大小長短必比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功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人主立法譬主守法立法若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壞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

則若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
乘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
之外提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帳進退
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輿室羣湖海之珍怪處女嬰珠玉而立
乎衢塗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
法如疆界強者以牽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
所恃而生也闢王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恃法
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
法哉嗚呼所愛而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
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不知所循下皆知
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詭譎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
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
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截獲超履穿丸而
土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
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跡矣安能制衆人之不
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事而失於圓通

合璧事類卷十七

六

一

土

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
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更不能
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
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
房杜者也晁厝且尚弗克况庸人乎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
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冒脆而輕法庸士或作
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爲能
臣恐紀綱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造律

此開諸百工不易之道風俗通制律 趙宣子
臯陶謨虞始 蕭何成九章

事典爲
一書六篇說苑

著律

魏文侯師李悝

作律

蕭何摺摺秦法取
其旨於時者

益律

蕭何 事 與厥力三篇叔孫通
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晉志

定律

文帝感齊
女緹紫之

言除肉刑 一曰諸當髡者完爲城曰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弃市其後笞者卒多死外有輕刑

之名內實殺人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入其一一笞五百者二百笞三百者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詔減笞法一一**官律**張湯越一一**朝律**趙禹一一六篇合筆令自是得全二十七篇六十篇並同上

張湯定一一與趙禹共一一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七十二事務深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務深

劉邵定一一科律作新令十八篇**不循三尺**容謂杜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一一法專以人王意指為獄

獄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王所定著為律後王所定疏為令**三尺**以竹簡寫法律**不宜兩端**古今科律法宜一正一一使姦吏得容情魏虜毓論

拘校律令陳寵一一條法溢於南**明習律令**陳父咸成哀間一一常戒救其子孫為人議法當依**民不**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後世謂陳氏持法寬

及死李素立擢監祭御史一一化法一一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律天下所共一動搖則民無所措手足大業

經始奈何董穀下先**工不應死**大常工為官人通訊遺詔棄刑書平帝嘉納**魏制新律**有漸雖附律一一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

明帝一一十八篇州郡令四十**晉頒新律**武帝詔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篇**賈充共定**荀

律令成杜預為之注詔班于天下晉本傳**王植集注**與一一律令如四時之不二星辰之不變

如宥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迭明王隱晉書**王植集注**梁武帝欲議定律令得齊時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

刪定郎一一之一一舊律合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拍益

植之舊本以為梁律天監二年四月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

合聲事類卷十七

七

土

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
一用梁法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疎闊及武帝

即位至革其弊求得梁氏明法吏令與刪定即范泉參定律令
又納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
科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
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自餘篇目條細輕重簡繁
猶

依魏舊
齊神武文宣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軍國多肅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又相承

謂之變法於是始命羣官議定齊
一十二篇
武成即位河

律積年不成其決獄
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

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詩習之齊人多曉法律由
此其不可為定法者別
一二十五篇
此魏帝命尚書蘇綽總

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為廷尉御撰定法律肅積至累

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托跋廸掌之至保定三年三
合壁事類卷十七
八

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
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

七條班之天下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
開皇新律
隋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高穎鄭譯楊

數以為律尚嚴密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
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
卷自是刑綱簡
大業新律
煬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

要踈而不失
隋定新律
勅修勅令其實不異開皇舊制

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
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
弘等更

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
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
十二曰斷獄十三年改徒及流並曰配通典
初令高穎等更

定新律其刑名有五
一曰死刑二曰流刑三曰徒刑四曰杖刑

五曰笞刑
唐頒新律
高祖武德三年
一曰格五十三條四年
更撰律令凡五百條以十三條

損益隋律

高祖入京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掠皆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劉文靜等一律令四年又詔

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

增損隋律

唐房玄齡等與法司一降大辟為流者

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

制天子律

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吾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一一子一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十言帝嘉之

王志惜言

採開皇律

韓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同律其屬二千奏漢後約為五百依

古則繁請崇寬以示惟新於

詔著律議

劉祥道與蕭瑀等撰定律令一一

是

宜於時者定之

號大中律

劉瑒字子全哀彙律令可

餘言

詔撰律疏

高宗一律學之士一一

哀彙律令可

用者由武德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一一刑一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

命皆如

合璧事類卷十七

九

二

律

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

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深入帝矍然遂一失出入一一自此吏以持平

請論如

律

柳渾字夷曠判門下省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銜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召京兆尹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一一由是工得不死本紀

定為刑統

後周世宗以律令文古難知格勅煩雜不一命張湜等訓釋刪一一本紀

刑統

本朝 乾德元年判大理寺事竇儀等上一一一三

刑統條目之不便者儀等參酌輕重時稱詳允長編

增民事律

紹興六年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

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職罪三

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一一一數年錄

學律

張叔學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

士或學律令數歲皆成就還歸以為右職

黃霸學

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

人心太守

陳止齋除挾書律

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漢高

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天下既定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日不暇給而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之以為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帝王之遺書歷世寶之大訓所以遺子孫開後世也高祖以為馬上得天下是誠無事乎詩書獨不能寶之以為後世乎聖人以及史之闕文為幸則經術之行世當與日月俱垂不幸脫落而不全豈無可恨者儒林傳言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濟南伏生治之欲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所口授者纔二十九篇嗟夫使高帝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諸儒口誦能如伏生必不寡生雖老而全書不亡

合璧事類卷十七

十

土

孔安國言魯共王時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增多二十五篇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嗟夫使高帝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後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伏生老孔壁壞以其年老之不能不歎於斯焉蓋高帝之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詩書也

令

行令

令出惟弗惟反

施令

發號一有弗欽並書

稟令

王言惟作命不

言臣下罔

所制

時自正然後正人為令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風俗通

所尊

君子一

也令不行是無君也明君謹令議法當依輕申于

制度

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唐刑法志

棄

灰

商君下令步過六尺

徙木

商鞅令既具未布乃立三木於市南門募人有置北

門者與十金人怪莫敢徙復令曰能徙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其法史造憲令

王使屈平一一葦草未定上官大夫欲見奪之不與乃譏曰平為令衆莫不知王怒踈平一著甲令吳

甲者令之篇次一而稱忠商鞅易一一變法一令五晁錯變

孝景即位一一為內史貴幸用事陳湯明一一法令善諸法令多所請一前申屠嘉傳

多從孔光練一一父典尚書一法陳咸明一一東漢記見本傳一令號稱詳平本傳一前律類詳

劉邵作一一令十八篇一新州郡令一一魏明帝制新律十八尚

書令一一合百八十篇一軍中令一一見上一上新令一一二年蔡

法度表一一制權令一一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

法者別一一修律令一一隋煬帝敕一一其笑不一元齡

二卷與之並行一合壁事類卷十七一十一一蘇

處一房一議法一元齡定一一增損隋律一令一千

環曉一一入為尚書右一檢驗格目一一鄭與齋所創也始時

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即委官或所委官不即至

至則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冤枉不明獄

訟滋熾與齋為浙西提點刑獄乃創為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

縣遇有告移人者即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

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到檢所時日解舍去檢所近遠傷損痕

數致命因依悉書填之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

司又言於朝乞下刑部鑠校頒之諸路提刑李德裕奏管

明於治國其語曰固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

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

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韓退之原道是故君

可否在下是主威不繫於人也

若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

格 **常行** 者百官有司之 **判定** 比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臣 **魏朝**

麟趾 **別條** 武成平秦王高歸彥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 **增損** 高宗詔長孫無忌 **頒新**

唐高祖武德三年 **格** 五十三條 **增損** 高宗詔長孫無忌 **常務** 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 **房元齡** 以為格 **太極**

格 睿宗時岑羲 **開元格** 元宗時盧懷 **智司格** 武后時裴

君道又刪武德以後至于垂拱詔勅 **散頒格** 神龍元年韋 **安石** 又續其

為新格藏于有司曰垂拱 **散頒格** 安石又續其

合璧事類卷十七

十三

一

土

至於神龍 **詳定格** 文宗時狄惠謨 **著新格** 開元二十年

甫又 **著後格** 開元二十六年 **開元格勅** 宗

時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 **太和格勅** 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

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 **開成格勅** 開元二十六年以後

至於開成制勅刪其 **大中格物** 宣宗時張戣以刑律分類

繁者為開成詳定格 **重加判定**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詔劉摯王觀刑部

正對行刪添 **重加判定** 郎中杜紘等可將元豐勅令格式加

自於乾道報令格式 **重加判定** 孝宗淳熙四年臣寮上言乾道新書未底詳

以淳熙重修為名

式

正制

凡斷獄之官皆舉律令格式

一條以結之若

則舉輕以明重

守法

式者其所當一也唐志

元豐式

見前格詳乾道式

見前格詳**紹興重修**

國朝法令大抵法寬政和後始有御筆持斷刑名是蓋多出於三尺之外矣靖康元年九月議者請參用嘉祐斷刑依元豐明年四月復詔政和海行法非御筆修立者許引用建炎三年復辟赦舉行仁宗法度即嘉祐元豐法有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約聽從輕時呂元直張德遠始為政也明年六月范覺民相乃奏命有司以嘉祐政和勅對修成書紹興元年八月上之其後乾道淳熙慶元之際率下餘歲一修然大槩以一一勅令格式為準

刑事之類 一一一一 孝宗時所修也 國初但有刑統謂之律後有勅令格式與律並行若不同則從勅令格式然士大夫罕通法律而數書散漫故吏得以舞文 上憲之 淳熙中始命勅局官取勅令格式及申明五書分門來上

七年四月乃成為總門三十二別門 四百二十詔頒行之賜名 一一一一 趙冬曦上書 古律

條隋時姦臣侮法者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發條目數百夫法易知則不敢犯而遠機穿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刑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為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犯罪者 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科 **魏武定** 一一 帝一甲子科鈇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馬 嫌漢律太重故

令依律論者聽 科半使從半減 **劉邵定** 一一 科 **伊籍定** 一一 與諸

嚴共一 蜀科

比 **以例比况** 漢武帝時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云云其後姦猾以法轉相比况禁固

復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
編睹是以部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
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注師古曰比一

相引類比附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
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

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
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
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
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若令較然易知條奏注奇請謂常文之外

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一屯一以帝高
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所屬二千石
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各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
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律令以聞上恩如

此吏猶不能今壁事類卷十七
奉宣同上 撰決事比獻帝朝應劭一具律本章尚書
舊事廷尉板令一一例司徒都

目五曹記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四
十篇蜀志後重為之節文晉刑法志為決事比後漢陳忠
為尚書略

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魏文帝受禪永用秦
漢舊律其文起自魏
一一以省請讞之弊 事比衆多漢舊律其文起自魏

文侯師本惺云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
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二篇合為九篇

增損率比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
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探入盜
律有賤乞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
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言數益繁覽

者益難究明覲又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
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綰
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

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

之洪象雖比晉棄市而
輕枉者相繼晉志

詩集

闕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七

合璧事類卷十七

外集

一五

上二

刑辟

附 謹刑 寬刑 峻刑

刑法總論

古者刑辟所以助治也然亦豈得已而不忘者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錯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由來者上矣若古有訓室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相習為惡罔不寇賊鴟義矯虔而刑辟作焉用刑豈古人之得已哉自是以來唐虞三代皆用五刑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刻其額而淫之曰墨截鼻曰劓削足曰剕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曰宮大辟死罪也此古者肉刑之法也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兼流贖鞭扑凡九然古者聖人制為此法非以為虐也所以禁虐也三代遠矣秦不師古顯顯然恐天下之叛已淫刑以逞而民心去矣逮漢初濞鑿秦孽然其太辟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

合璧事類卷十八

一

土

笞殺之梟其首並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韓彭之屬皆坐此誅而時感女子緹縈上言為除肉刑有以易之而肉刑不復行於後世者昉諸此也然刑之為言例也例之為言成也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古者聖人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今之刑輕者杖重者處死然民率有輕犯而不顧者何也或者以為肉刑既廢無所忌憚故也豈知夫齊之以刑不若齊之以禮懲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使人人之所自愛則禮義廉恥之風作而刑辟可錯矣

事類

坊淫 君子刑以記 **御宄** 刑左 **啓書** 明刑 **用**

典

大司寇之職堂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一輕一重二曰刑平國一輕一重三曰刑亂國一重一輕

禮

方姦 先王刑以一樂記 **正邪** 刑以一左 **御姦** 刑以一國晉語 **禁**

悍

折愿一此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

教中

司徒刑以

助治

刑法所以一秋左

雷電

為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其

震懼殺戮取象

決罪 孟夏之月斷薄刑一

戮罪

孟秋之月一有

不可以羸

草艾 秋後也記祭統

重附

在內皆謹其戶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殺氣

啣轡

刑罰者人之

者治亂之一制五刑

凡制一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記

嚴

百刑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由

威四夷

刑以

十五 糾萬民

天官太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

使民觀

秋官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

垂刑

與衆棄

象之法于象魏 萬刑象扶日而

之禮

于市

說桎梏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易蒙卦

用甲兵

大刑一其上用谷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

故無小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用必當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書 施惟明

臯陶方一象

期于治

舜典臯陶惟茲臣

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刑

四罪服

舜象以典

刑鞭作官刑

作教刑金作贖刑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

刑 而天下咸一書 三辟興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叔世也左 垂象魏詳見前注 徇木鐸春官小宰一以

有常 刑禮 鑄刑書鄭人一一一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虛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

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以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

其淫云云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一一一將以靖民不亦難乎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

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雖刀之未將足爭

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防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

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

出而作火以一一器藏爭辟焉 鑄刑鼎趙鞅一一一書范

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左昭六年 宣子所為刑書焉

仲尼曰人在鼎矣何以人聲事類卷十八 用竹刑鄧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

尊法謂棄禮徵書也左 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

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

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有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子然死以勸能矣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 除肉刑漢文帝時太倉令淳于公

簡故言竹刑左定九年 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淳于公无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

所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

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怜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

史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

明欤吾甚自媿故夫訓道不絕而愚民陷焉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

母之意哉其一有以易之及公罪人各以輕重不亡處有
年而免其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
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矜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
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由至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髡
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
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欲已決完
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滿二歲為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
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
為城旦春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其後外有輕利之名內
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
多死前
刑法志 **易鈇之科** 魏武造 **減死之令** 明皇施
隋志 **季秋行罰** 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怒黃
霸等以為廷平 後請識時上常幸

合璧事類卷十八

四

一

土

宣室齋居而決事
獄刑號為平矣前

季夏行刑

隋文帝嘗發怒六月棒殺
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

一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
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
行有何不可
用刑有五 隋唐之 一曰笞二曰杖
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百

十至五十杖刑五百六十至于百徒刑五百一年至
于三半流刑三百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 **為刑**

又六

太宗即位詔房元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以謂肉刑既
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

除斷趾
法唐志

除斷趾法

見前

去鞭背刑

太宗嘗覽明
堂針灸圖見

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善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
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

鞭背
唐史

謹刑 哀矜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一而勿喜語 哀敬

折 明慎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盡心 刑者刑也

一成而不可變故 **伏念** 至于旬時書 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

閱實 其罪 簡孚 五辭 欽恤 之 涕泣

無刑 刑期于 止辟 乃辟同上 齋決 刑辟注詳

漢張歐叔明為御史大夫未嘗案人官屬亦不大欺上具獄有可却却之謂平反也不得已者一而封之皆封不忍見之

去酒肉 杜緩為守治諸陵縣每冬月具獄 泣丹筆 盛

為廷尉妻執燭持丹筆相向泣 **召平處** 沈傳師字子言為

曰吾可使一人濫禍及子孫 宣州於吏治明吏

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 **請覆奏** 徐堅字元固遷萬年

幕府 輕重盡台乃論決 請覆奏 主簿天授三年上書

言囚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勸當得實

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不實欲訴无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

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 耳臣一如令 則死者無恨

寬刑 流宥 五刑 罪疑 惟 畫衣 有虞之時 冠

民不犯 **出金** 舜金作贖刑 用象刑 上古

漢文詔 而入刑 以贖罪書 **作贖刑** 穆王訓夏 問有子

殺人不死傷人者不刑 **作贖刑** 穆王訓夏 問有子 是惠暴而寬惡也前志

否 吳祐為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人臨刑祐 長曰 有妻无子乃緩其怪恠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

何以報吳君後 **宜進藥死** 鍾離意字子阿為取血令有吏

生子以吳為名 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賊放歸

合璧事類卷十八

五

土

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子一公累獲原賈敦頤為洛陽司馬以下獄太宗貴之有司執

不貴帝曰人孰允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于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一死罪悉原唐

宗親錄囚徒閱一者三百九十八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无後者太宗嘉其誠信一之

杖行決答一十次答五下二十答六下三十答七下四十答八下五十答十下並放杖六十答杖七十二七十

臀杖十三八十臀杖十五九十臀杖一徒流聽贖答刑五十一贖銅一

斤至五十五斤杖刑五六十贖銅六斤至一百十斤徒刑五一年贖銅二十斤一年半三十斤二年四十斤二年半五十斤三

年六十斤流刑三二千里贖銅八十斤二千五百里九十斤三千里一百斤死刑二絞斬贖銅一百二十斤九贖銅每斤一百

二十文

合璧事類卷十八

六

土

峻刑韓非喜刑名極慘礪少恩史鞭貫立威子玉治兵終日

而畢一七人一三人耳左一披毛求疵崔元綜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

受制鞫獄必一甚一斷舌決口史洪肇字化元凡民抵罪吏以白洪肇洪

於重辟人多鄙之唐史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一朶頤垂涎南漢劉龔性聰悟而

苛酷為刀鋸克解劊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一子弟不宥武宗

勝其喜不覓一一一呀呷人以為真蛟蜃一見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

原民情迫於飢寒也至是賊滿于錢者死至宣宗乃罷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者雖一少長皆坐王世充願

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無一一一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五五相保一家叛舉五坐誅唐

淫刑

椽黔

蚩尤性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賊鳴義姦完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殺戮无辜爰始淫為梟刑

炮烙

使人舉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紂與妲

已以為大樂名曰一一之刑通鑑外紀

踊貴

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晏子

對曰一一屢賤一一則足

鑊烹

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

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一一之刑

大夫逃死

楚多

曰鼎大而无足曰鑊以鬻人也前刑法志

百姓不親

衛國並為威虐

赭衣

塞路

秦始皇時姦邪並生一一一一

玄鉞肆市

秦落嚴霜於政

教揮流電於邦國奔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一一一一於朝一赭衣飄於路衢將聞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

合璧事類卷十八

七

一

二

星之數

老人遮說

梁武帝天監三年南郊誅凌一一一一

隋志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之

數人劫謂

隋高祖行署取一錢

盜一椶櫚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特行決有一一一一執事者一一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

射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

鋸剉

屠裂

齊文宣以功業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醜醫任情喜怒為大鑊長一一錐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一一

輟梟磔射

隋煬時楊玄感文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一一裂一首之刑或一一之命公卿以下

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並隋志

刑措

勝殘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一一去殺矣語

遠罪

民日遷善一一而不自知也孟

止殺

中 辜陶刑期于无刑民協于

止辟

君陳辟以一獄生

櫓

北齊宣帝天保初大赦郡无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一內

囚生草

隋劉瞻為平鄉令七年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

鵲巢其庭

唐元宗即位二十一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入

大理獄相傳鳥雀不栖至是

柳子正符

隋氏環四海

一羣臣賀以為幾致刑措唐志

根以為鍾彙以毒燎煽以虐罔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

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盪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

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珠斷屠剔膏流

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其肌膚以達于衷途焚

坵抵椅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

祗于元德云云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

而支大生而孳愷

李庚西都賦

司刑无鬼哭之庭

韓愈聖德詩

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逐自

顛倒若杵投日取之江中柳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

闕下以告朝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孽索夾以砧斧燒斮

刑論

已為之言焉夫聖人之為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

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而謂之至理者偽也使秋為善必候春夏而後賞則為善者必

怠春為不善者必候秋冬而後罰則為不善者必懈為善者怠

為不善者懈是歐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

合璧事類卷十八

陸贄奏議

今京邑初平所用刑章尤宜

韓愈聖德詩

月

士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雅乳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

逐捕搜原剔藪闢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逐自

顛倒若杵投日取之江中柳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

闕下以告朝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孽索夾以砧斧燒斮

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

骸撐拄末乃取關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臄脯

怠此刑之所以不惜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文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孰吾道吾道之久而人化矣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采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誦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挫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听宜得者死而已矣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氣

合璧事類卷十八

九

十

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取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无所懲則効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強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皮曰

休原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

易子而教誠有旨坎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於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

公子開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殺已子王莽殺子宇是也噫教尚不可况其殺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碣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碣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者仁在其中矣

沈顏象刑解

禹舜

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赭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凡爲三等及秦法苛虐方用肉刑鋸鑿箠扑楚毒畢至而人犯愈多俗益不治其故何也非徒上古淳朴人易爲化亦聖智玄遠深得其理故也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无恥民无恥則雖曰劓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何以知其然耶夫九人冠而一人髻則髻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髻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髻者勝民不知冠之髻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

二合璧事類卷十八

十

土

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曰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刑者衆則民无恥民无恥則雖曰劓之笞之扑之而不爲畏也凡人之心知恣其所爲而不知戒其所失今辱而笞之不足以爲法也何者蓋笞絕則罪釋痛止則恥滅恥滅則復爲非矣故不足以爲法也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也人之見之者皆以爲恥也皆以爲戒也愚故曰非徒上古淳朴人

朱敬則濫刑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无用之費捐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抹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交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秦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旣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

余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綽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念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棧道爭功張良以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死謀即暴瀆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无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設置神器開吉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人心保寧先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閭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无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析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无善迹促住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

合璧事類卷十八

十一

工

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竟遽廬之瀆毀見机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怡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萋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韋嗣立濫刑疏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

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

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及善皆由主司姦兇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百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与用法之任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十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煉已成辨占皆會縱臯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汚宮毀極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

愛念恤獄緩死及覽詳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乃族戮相緣並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報復皆圖有成公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殘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婦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與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追邇而朝野慶泰老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惟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无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與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婦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以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无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仗法之輩追還

二合壁事類卷十八

官爵緣累之徒普雷思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虛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印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崔仁師刑名疏

自昔義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像而至理俱為稱首及其叔代辭獄滋煩周之李年不勝其弊烈火原于子產峭澗起於安于韓季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坐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為及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坦族滅信越植聽見噴良史謂之過刑晉魏至隋雖有損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爰發至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採往哲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妥忽以暴秦酷法為隆周中典垂惻隱之情反惟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

徐有功

疏

唐季人多逆節
勒訊結斷刑慘獄嚴

闕

詩集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十八

八合璧事類卷十八

外集

十三

七

笞

刑法總論

笞之為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刑後世更以機書曰片作教刑是也然文帝時施

於背後笞臀笞背未畢或致死及笞臀遂得全此刑之至輕者也

事類

鞭并

作官刑一作教刑治官者用

槓楚

二物

以收威也

捶拷

仲春無肆掠記月令肆暴屍記月令

小則受

子曰舜事瞽瞍也

杖一一大杖則走故舜不失烝烝之孝瞽瞍不陷於不義家語

過則撻

周公教成王有伯禽孔帖

扶何傷

見役門董役詳

扶不勉

子罕

鞭徒費

齊襄公誅屨於徒人

公壁事類卷十九

費不得一之見血云云遇賊袒而示之背

鞭師曹

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

掠數百

楚相亡屋門下意張儀執儀一笞一不服釋之

榜數千

賈高對獄吏一笞一

刺藁身無完者

撻陳餘

吏過笞一餘欲起張耳躡使受笞去耳責餘曰今見一辱而死一吏乎史

榜舍人

上令倡監一郭不勝痛

其定笞

漢景元年詔加笞以爲重罪無異幸而不

死不可爲人一也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

其減笞

又中六年詔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

畢朕甚憐之三百曰二百二百曰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筆令

無得更人

丞相劉舍御史

衛瑄請笞者筆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未嘗辱人

朱邑爲桐鄉嗇夫一撻一

禁擅笞人

第五倫遷蜀

仙婦答秦

白氏帖

常林搗吏

一夜一崔林搗

自

毀耳目

唐太宗詔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頌者或白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答四十然後依法 通鑑

穎士答奴

蕭一一字茂挺有奴事穎士十年一楚嚴慘

羅珣答吏

州人為

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犯禁珣榜答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

捶人流血

嚴安之一畏不免視睡

貴復答之至血流乃喜

榜吏至死

柳渾字夷曠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付之奏事或曰晏

它相取充位混遂省中一一自若渾雖為混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而榜吏一一公家先相國以捐察不滿歲輒

罷之今公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混悔稍褫其威

答人責負

吳越世家錢鏐世重

斂每一一一以一一其一一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答數以次唱而答之少猶積數十多者至答

公辟事類卷十九

二

一

土

百餘人尤不勝其苦五代史

答不賀者

閩王曦嫁女朝士有不賀者一之御史中丞劉贇坐不糾舉將

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職謂之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疆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為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不笞

答修獄典

許誠言為琅邪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修獄典鞭之修獄典曰小人主修獄耳如墻垣

不固狴牢破壞賊自中出猶以修治日月久可矜免况囚自縊而終修獄典何罪誠言猶怒曰汝胥吏舉動則合答又何訴紕

殿夫答貴

蜀有姜太師者失其名許田人幼年為黃巾所掠亡失父母從王先主征伐立功繼領節

鉞有掌一一姜老者事蜀秣數十年姜每入殿見其小過必笞之如是積年計其數將及數百後老不任鞭箠因泣告夫人乞

放歸鄉里夫人曰汝何許人對曰許田人彼有何骨肉對曰當被掠之時一妻一男迄今不知去處又問其兒小字及妻姓氏

行第并房眷近親皆言之及妻歸宅夫人具言姜老欲乞假歸鄉因問得所失妻男親屬姓名姜大驚疑其父也使人細問之

其男身有何記驗曰我兒脚心上有一黑子餘不記之姜大哭
密遣送出劔關之外秦先主曰臣父近自關東來遂將金帛車
馬迎入宅父子如初姜報捷父之過
齋僧數萬終身不撻從者王氏見聞

院子宮責

後唐長興中侍衛使

康義誠嘗軍中差人於私宅充一亦曾小有一忽一日憐
其老而詢其姓名則曰姓康別詰其鄉土親族息嗣方知是父
遂相持而泣聞者莫
不驚異玉堂閒話

宮背逐斥

渤海王太尉高駢鎮蜀日
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

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寺僧禮贊螺貝間作勃
海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咎一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
念亦無罪過但以此等十年後當以禿丁數千作亂我以足厭
之其後上人皆髡髮執兵弓大髡小髡据此寺為寨北夢瑣言

宮殿逐去

袁修之破袁晁擒其偽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
梏拳謂必生致闕不參曰此惡百姓何足煩人

乃遣一聞捶楚聲李匡遠性性急一日不斷刑則慘
然不樂嘗之一曰此一部

合璧事類卷十九

三

工

肉鼓吹臨終曰吾平生殺數十僧道以此享壽八十
二及葬盜發其墓斷其四支乃殘刑之報也瑣碎錄

作徒

流罪 諸縣以杖笞及無罪人一或以徒流罪作死罪
徒一年其故增減情狀

者各從出入法書 **賈誼論** 執敲一以
鞭笞天下 **高郢疏** 榜

愁痛盈 **孔璋北山遺文** 敲一喧囂
犯其慮 **唐陸宣公奏**

於道路 **議** 笞肉捶骨 **沈公顏象刑解** 見刑辟
呻吟里閭 **柳宗元監**

察使記 設簞芥于堂下以修官
刑而羣吏莫敢不備

詩集

發姦奴偷

見獄繫門詳

杖

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
書曰鞭作官刑是也

事類

杖叩

孔子見原壤以

杖走

見前啓

杖吏

隋高祖

官人不相敬憚多所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懲犯聽於律外斟酌決一於是上下

相驅送行箠楚以殘暴為幹能杖人

裴潏為汝州刺史越法

司東

杖二十

初段秀實為營田判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之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

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早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

以牒置背上大擊一輿致庭中秀實泣

杖三十

馬燧

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責已馬以代償

錫建中中燧討賊山東錫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為盜錫容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為事且

合璧事類卷十九

四

一

土

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使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勅炫賜暢

踰杖

制

王遂杖扑皆一制後遂械送京師斬東

創杖架

融以

梭機大小無制始一一以高卑

杖坐免

宗室李環為荆

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

杖立威

洛陽令楊德幹於酷

元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

杖立威

烈一殺人以一一

因勸加刑

元和初天水趙雲客遊郵時遇中部縣將僚

醉一一一一於是杖之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関道逢一人要

之過其居命酒偶酌問曰君省相識邪前於中部值君遭罹橫

罪與君素無讎隙奈何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起謝之其人

曰吾望子久矣豈虞於此復刷前恥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

有大坑深三丈餘坑中惟貯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雲於中飢

食其糟渴飲其汁如是昏昏幾一月矣乃縛出之使人感頰鼻

額接振支體其手指肩髀皆改舊形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聲韻亦改遂以賤隸畜之為烏延驛中雜役累歲會其弟出案靈州獄雲以告其弟言於觀察使李入謝請罪李元鼎為沂州刺史怒司

功却承明命剝之屏外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進後至將入衛承明以琮雖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術遲使吾領人取汝今便剝將來琮璉以為然遂解衣承明日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鼎見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至十焉琮璉一曰蒙恩賜杖一示一杖殺張擢

名元鼎曰為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紀開杖殺張擢寶

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遛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又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劔南西州節度

救下就第亂翰命部下數十於庭數其罪杖而殺之俄奏聞帝却賜擢屍更令翰杖殺胡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

决屍一百乾勝子

甫已而走禁中玄宗非特託以它事召隱甫對胡雛在側指曰就卿乞此得否隱甫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去玄宗遽曰朕與卿戲也遂令曳出纔至門外立杖殺之俄而復勅釋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國史補

有犯共斥徐有功名弘敏以字行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扑吏相約一一徐司法杖者衆一一

之迨官滿不杖李封為延陵令吏人一一一一

一人職事亦修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州鄉

大以為恥竟謂隨年杖五代劉銖用法刻深民有過者問

不捶一人謂合歡杖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

之謂之謂合歡杖又每杖一人必兩杖

徒

徒役也奴也蓋奴辱之周礼曰其徒男子入于罪

刑法總論

隸任之以事寘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

金壁事類卷十九

五

土

年數而舍是也今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蓋仍隋唐云

事類

給役

凡萬人有罪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月役則宥而赦之

一百工

計庸

也左一罷人司園掌收教一凡害人者不使飾冠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

捨中罪二年

刑人

凡園土之一不虧其財**寘園土**一凡害人者一之

事以明刑恥之不齒三年

出園土

不能改一乎一者殺之云云並周礼

漢惠詔

一上造以上内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者婦人不預外徭役俱春作米四歲刑

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

張蒼律

一一定一諸當完者

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有爵者七十

者未亂者皆不為奴

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皆司厲之職也

復作

耐吉使女

徒掃道

魏王陵為刑一於道

徒責

保

漢弛刑一不私鎖但一一白氏帖

徒論歸

平帝時天下人一一已一一家出雇山錢月三百本紀

私罪以上

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論百日不首復論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

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雖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論法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

切為陛下

死罪以下

五代梁乾化二年五月丁亥德音降一一一囚罷役徒

下不取

流



流放也自一千里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加至五千里凡五等書所謂流宥五刑是也謂不刃

刑殺宥之于遠以禦魑魅

事類 **流宥** 一放之法寬其五刑 宥寬也以 流宥 五居 一有五宅

遠近有 三等書 **緩死** 君子以議 獄 一易 **紕惡** 簡不肯以 記 **播弃** 一黎

投畀 北詩 一有 **屏遠方** 一之 一終身 不齒記王制 **實裔土** 莊 曰越

之流入去人滋久思人 滋深以 一 一 國語 **流共工** 舜 一 一 幽州 **放驩兜** 一

崇山 竄三苗 于三危 **殛伯鯀** 一 一 絲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並書 **宥**

子南 子產謂于南曰君不忍殺 汝以遠勉速行乎左 **放甲父** 晉 一 一 其大夫昏 一 一 于衛春秋

放屈原 屈原楚三閭大夫 以罪見 一 楚騷 **徙青衣** 梁王彭越僕得罪 走漢告梁王與扈

輒謀反上囚之赦為庶人傳處 蜀青衣後誅之梟首雒陽本傳 **謫長沙** 賈誼漢文帝時 為 一 一 王太傳本

徙交州 虞翻性疎直孫權怒 一 一 雖處罪放講學不 倦上書曰長汲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

弔客云 云吳志 **降為流** 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 一 大 辟 一 一 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

免以配 元宗時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 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 一

一 一 諸軍自 効唐刑法志 **流嶺南** 長孫无忌奏別赦長流以為永例後 趙公犯罪赦長 一 一 至死不復回

此亦為法自弊也 李朝隱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賊五 十疋帝怒欲杖殺之曰景仙其先寂有國功又丐乞賊無死比

藉當死坐猶將宥之固請決杖百 一 一 則天皇皇后武 氏諸王牽連死戮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並孔六帖 **放**

靜州 裴寂字玄真浮圖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 半歸故郡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寂遣

不合壁事類卷十九

七

土

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
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乃一一
三年秋九月永壽節般來入為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
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於南郊是冬般來朝殿握兵柄職當警
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因疾疑般有
異志乃力疾御茲德殿殿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
已殺之

投醜裔 薛懷義陰募少年千人為浮屠有逆謀侍
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是道人素
狂不足治募少年聽窮劾矩

嚴郢論 請天下斷獄一切待
悉一放一一懷義構矩免官

報唯徒者得悉徙邊郢上言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
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符印等諸盜令一徙之法太輕

皮日休鹿門隱書 今之士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
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
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
位之不速也名與勢然也

死 死刑二絞斬極典也絞
尸首全斬斷其首梟之

無肆 仲春一可掠
肆暴屍

保首領 得

肆諸

朝 景伯之於公伯寮吾
力猶能一一市一語

斬羽東城 項羽兵敗灌嬰
追一一

錯東市 晁錯上書請削吳地吳約齊緡川膠東濟南楚趙
皆反以誅錯為名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

要斬楊

奏錯不稱主上德信大逆無道當腰斬同產皆弃
市制曰可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斬東市

渾 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楊渾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
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孫會宗書帝見而惡之渾以大

刑法類論 不合書類卷十九 八 土

逆無道 腰斬廣漢 趙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 正

壽葉市 韓一一代葉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侍御按之延壽聞知即部

吏按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竟

坐一 霍顯棄市 一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

顯及諸女昆 捧殺獄囚 梁元帝素苛刻周師至獄中 賊

弟皆奔市 汗立斬 隋祖文法自矜患令忠一一因竊盜皆斬 帝

外事四夷窮人無告聚為盜賊更立嚴刑敕天下一一以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一一百姓轉相羣聚故剽城邑誅罰不能禁

玉素藥主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一一極姝艷專令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非玉素

合璧堂類卷上九

九

土

糞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而進正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

解之乃止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物等錄奏敕令長安万年捉

不良眷爛來賊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謀略請舍人家奴選年

少端正者二衣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何人不見

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這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

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

一宅封鎖打開婢及高麗並在榜問乃是投化 楚金辯奸

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朝野僉載 垂拱年間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吏取刺史裴光判書割

野僉

賜貴妃死

祿山亂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軍士以槍搗其

載

首上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云云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與尸寘縊絞也認刀得賊劉崇龜鎮南驛庭召玄禮等入祝之海有富商子

少年而白哲殊於禪販之任泊船於江岸上有門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非常所覩亦不避人乘便言曰薰昏當妨宅矣頷言微哂既昏黑啓扉俟之未及赴約有盜入竊見一房無燭突入姬即欣然就之盜乃謂見擒以刃刺之遺刃而逸商客之子入戶即踐其血以手捫之逗血之聲未已徑走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其家即其血至江岸詰岸上云其夜

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圓室掠拷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于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於毬場以俟烹宰屠者皆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至乃各留刀府主命取入諸刀以殺人之刀雜其中換下一口來日諸人各認本刀唯一屠最後至不肯持去府主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此何人刀曰此合某乙之刀命擒之

合壁事類卷十九

十一

二

已竄之矣乃以它囚合死者代商人之子潛令人俟之竄果歸家即擒之遂寘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堂間

寡婦告子

李傑為河南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

其子非不孝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母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與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念擒之一問承伏某與寡婦私嘗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

竊盜

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國史異纂

賊滿

本朝建隆三年舊制市改為錢三千其陌八十有司歲時明之

強盜賊

又舊制一十者絞詔綱目定者并皮日休斬于公論

滿

改為錢三千足陌者處死長編

皮日休斬于公論

忠之惡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辨

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情

悞之足入乎上有忌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
間去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
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
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奸
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愆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
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也上有間去
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
諂卽苟而已矣是疑懼而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
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
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
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惻隱之者豈有猜悞辯說疑
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謂陳彭越
辯誦壯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
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
悲夫

古今合璧事類卷十九

十一

十一

獄繫附 學獄 疑獄 獄 寃獄 鬻獄
察獄 失出 失入 議讞 推斷

榜訊 申理 獄空 款辨

刑法總論

獄者所以察究情偽者也其始也作於臯陶蓋舜之時理官也自是以來歷代所不廢今攷其制為

刑圍象十墻曰圍墻扉曰圍扉總而名之曰圍土法其中皆置氣樓涼窻或造木柵設漿飲薦席罪人以時沐浴食物常令溫煖遇寒量支柴炭貧者假以衣物應獄具每月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凡枷紐畧月五日壹濯凡金刀若酒及紙筆錢物瓷器杵棒之屬皆不得入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十月至二月五更三點開凡囚以故逃亡及自傷傷人者徒一年自殺殺人者徒二

合壁事類卷二十

土

年若囚本犯流罪以上因得逃雖無傷殺亦准此如婦人在獄以娼文件之仍與男子別所且鞠問審斷並不許違程他處追到干照人若无罪合遣還而貧闕者推鞠官司計程於囚糧內以錢米當官給之諸州縣獄及當直司從提點刑獄司分上下半年各給印曆日書所受公事及見禁知在斷遣人數姓名州委司法縣委佐官五日一申本司崔促結絕遇巡歷所至索曆閱視以憑稽攷獄俱空三日者以官錢設道場又諸獄籍定鑿人姓名不得令人承代遇有病囚即時診視當職官吏躬親點檢古語有云畫地為獄誓不入夫以畫地像獄且不願入則其為惡可知已古人以為人命生死所繫故看子尽心焉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事類

囚圍

三月省一 九月令

桎梏

孟用脫 在手

日一在足

狴犴

使人多礼平

微纆

係用一屨校

滅趾无咎入路溫荷校及首非誠滅耳非懲畫地諺曰

舒傳象斗為獄園者制元命庖雀角誰謂幽園為獄議不

我獄犬牙獄字從二犬猶二深室真諸幽園

昭憲身陷園土刑歸獄城禮園扉門白帖三木易卦

園圍之牢有之威囚九棘實于三歲不得凶覆

者多恭揚子往行宗必注神霧天獄詩注句園五星杓

叢棘前析楊接指神霧天獄詩注句園五星杓

曰棧人之牢牢中暑實則貫索天紀屬繫狂朝廷之

囚多虛則囚出天文志入狴詔爵有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而知名

韓詩重事獄重事也六命獄人之也同上又獄訟者

之天下獄不堯之子而苗匪察惟時民麗書

臯陶作淑問如臯陶曰夏臺夏獄桀囚湯于

錫曰念室夏獄曰美里文王于七年通

紀曰動止商獄曰囹圄周獄曰稽留周獄

博物志罔攸兼文王庶獄庶謹立政則往成秋官訝士

獄司政典穆王命呂侯作呂刑曰小宛刺

岸宜獄握粟出十自可能穀蘇公敬司寇式康叔

煥為豐城令煥到

寒朗訟寃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與方士

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伴語相近自京師親戚者
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顏忠王平辭引
隧鄉侯耿建臧信鄧鯉刘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
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侍御史

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无奸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无辜類多
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
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天下別
有發其奸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持下搢之左右方引去朗曰

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
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
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其姦狀及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
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一意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

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後責是以考
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
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截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
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无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
誠死无悔帝意解詔遣郎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囚徒理

出千餘人時 郭躬矜恕 章帝以潁川一一為廷尉决獄斷
天旱即大雨 刑多依一一條諸重文可從輕者
四十一奏之 任城今袁安遷是郡太守到郡不

事皆施行 袁安理出 入府先任案楚王英獄事理其无
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膚法與同
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帝感悟即報許 河南張成弟子牢修告李膺

得使者四百餘家 恥不得與 等養太李遊士交結諸郡生
徒更生驅馳共為剖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
丁郡国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耆憂国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

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頽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
陳寔范滂之徒一百餘人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
遼將軍皇甫規自以為西州豪傑
乃得上言云云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乃得並解漢

帝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
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攻舉送為屠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
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
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
不愧夷齊甫愀然為之改容
宦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
乃詣考死李膺廢

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
乃詣考死宦官疾
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甲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並素佞邪為儉所弃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
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
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

合辟事類卷二十

五

一

土

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李膺乃
常

有紫氣見初置黃沙
晉太康
獄以典訊囚本紀
怪哉所

生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中有壘赤色頭牙齒耳鼻具具觀者
莫識帝乃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蟲名
昔時拘繫

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憤
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獄處即按地圖信如其言上又問何以
去蟲朔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
消於是使人取蟲置酒中須臾糜散小說
螻蛄活我晉龐

云其祖坐繫獄忽見
一行其左右因謂曰爾有神能
死
否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而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思異之
復投食與之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螻蛄夜掘壁為

大穴破械得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企世祀螻蛄搜神記

獄囚感靈
許楊少好術數為汝南太守鄧晨修隙鴻陂蒙
右因陂役事較所在楊一無所聽遂共諧楊受

賂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晨驚曰果濫矣太守嘗聞忠信
可以一一即夜出楊遣歸時天雨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
人異獄椽亡魏囚賊霸父式為一一據法不聽太守私
殺太守收霸父付府霸將數人要奪與父

道囚踰獄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馬台為求之既得
後台坐法當死禮私一一令一一乃自首主

簿溫嘉之白太晉棠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
祖罪減一等 脫械救火野火所及榮一一一一畢還自

着 毀械亡去柳晟河中解人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
京師說賊黨以構阻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

郭常張光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
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擊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一一

一斷髮 加兵苛督高駢字千里單師鐸出駢囚南第駢出
為浮屠 全遺守者師鐸知之一一一一復出囚

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駢久囚拘供億窮 撓法貸免王世
狹羣奴徹延和翠欄楯為薪煮革帶以食 充陰

今壁事類卷二十

結豪傑有繫獄者皆 獄為蟻穴見續集 獄有鵲巢大
一一一一以植新恩 蟻類注 院由來相傳敘事

脚徐崎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一院由來相傳敘事
大盛烏雀不栖令一一一一其樹百官裁刑措賀帝歸功宰相賜

李林甫爵晉國公牛 以刑措賀見前刑 以獄靜告五
仙客幽國公唐史 措法

漢臣蘇逢吉高祖生日遣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
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一報曰一一矣 號

曰宿囚唐武后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 號
按謂之三司共為羅織 刑法志

曰羅織姚崇曰自垂拱以來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
言為功故天下一一一一甚於漢之鉤黨本傳

廢大理獄元豐元年上以國初一一一一非是以問孫洙
元豐元年上以國初一一一一非是以問孫洙

深囚很多請復置大理 置大理獄自神宗一一一一守著令
專一承受內降朝旨重

獄從之凡十七日而成

密公事及推究內外諸司庫務侵盜官物餘民事送開封府乾道三年二月詔事涉情理巨蠹及州縣推勘畚異者方許取書不以為便是歲五月詣都堂白雲六曹所行最計利害若取朝首恐事致彰露犯人東西請先次送寺仍申朝廷照會盧丞相出劄子許之自是六曹寺監事无巨細率皆送寺矣淳熙十四年王順伯少卿為大理寺丞轉對言非所以重大一請復舊典十月丁卯許之先是大理寺官散居僦舍論者以為非宜淳熙中乃創大第聚遣吏就獄胡宿朝廷委公置獄治三居之如臺諫宅之比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三司豈得無罪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行狀以意決獄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界法吏一一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

合壁事類卷二十

七

一

土

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閣之卒玩以易也

華亭詔獄

初呂惠卿為荆公所知驟引至執政

荆公去惠卿諫背之洎荆公再相於是起一一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名臣言行錄

開封詔獄

監在京安上門鄭俠以言事得罪詔送一一取勘俠言事不已又詔付臺推勘後逮赴一一獄

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後哲宗登極恩霽放還用蘇軾等薦除泉李教授司馬遷答任安

書

少卿足下曩辱賜書教以謹於接物推賢進能為務氣意勤勤懇懇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

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身處殘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无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已容若大質已虧缺雖才遠情和行若夷由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

黜耳故禍莫惜於欲利悲草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詭莫大於官刑一餘之人无足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者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变色趙談自古而耻之大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怵慄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今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越舍異路未嘗啣孟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人自奇士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斯已奇矣提步卒不滿五于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祖此曰橫挑強胡仰字億万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矢尽道窮救兵不至後數日陵欺明主不深睡以為笑沮貳師而為季陵游說遂下於理拳二之忠終不能自列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究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之所親見人固有一死二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身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之不可不厉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奔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且西伯二也拘囿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囚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鈿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閭加不能引決自財古今一体安在不辱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唯傲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克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所為作也近自托於无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凡

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
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无愠色僕誠已著此
書則償前日之辱雖万被豈有悔哉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鄒陽獄中上書

陽為人

智略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謂諸
間孝王下陽吏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死不報信不見疑臣
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策木白食昂昭玉疑之夫精變天地而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智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
使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昔玉
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患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臣始不始迺今知之
語曰百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樊於期逃秦之
燕籍荆軻首以奉丹專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却齊而存
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行合於志慕義
死窮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賜以缺駟馬也

合璧事類卷二十

九

十一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无美惡入宮見妬士
无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胸於宋宰相中山范睢拉脅
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明黨之私使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
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感於
心合於行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豈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
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城而強威宣豈
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視垂明當世故意合
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城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
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
三王易為矣夫晉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一匡天下何

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秦用商鞅之法東弱
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
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權
臣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
膽施德厚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万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
莫不按劍相眄何則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
萬乘器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雖出隋和璧祗恐
然不見德有人先游而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
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而素无根柢之容雖竭精神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
按劍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
衆多之口秦王用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切發周文
王獵矢涓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以其能越牽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

合聲事類卷二

十

一

土

沉語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
以憤於世也威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
行故重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欲使天下寥廓
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

張說獄箴

官

中安有盡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王出之
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窘束吏苛
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
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若鳥之驚不能无犯宜持以平或大
或小時重時輕无以快志竊於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
非輕民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謹宜恤可畏可敬爲獄
則固爲牢則幽晨嚴管鑰在密更審寂寂圜土累累繫囚求食
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歆傾漏宇冬有
析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无妨勿謂无傷匹婦
含怨三年充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
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无輕國章

皮日休鹿門隱

書

古之決獄得其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其民情也
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柳宗

元斷刑論

貫五木加連鎖而致之獄更大暑者數月瘁不
得搔痺不得搖痛不得坳摩飢不得時而食渴

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隙支
不得舒怨號之聲聞千里

柳宗元李建書

譬如囚拘
圜土一遇

和景出負墻搔摩伸展支体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
顧地窺天不過尋文終不得出復能久為舒暢哉

柳宗

元荅君巢書

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
帶纏索處則若閔桎梏行而无所趨拳

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
璞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

合璧事類卷二十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

外集

學獄

刑法總論

見前卷

事類

學斷

刑婁定公曰寡人嘗

學決

漢張湯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還鼠盜肉父召湯湯乃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傳受書者訊鞫論報并取鼠肉具磔堂下父視文辭如老獄吏遂使書獄

疑獄

疑赦

疑獄汎與眾共之

疑讞

諸一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景帝詔

論決

高帝詔御史獄之疑者吏不能決使有罪者久而不無罪者久繫而不自今縣道官獄疑

合璧事類卷三十一

土

者各讞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當處也其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報之廷尉不能決者具奏

平亭

張湯決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父一疑法亭均也奏疑讞事必先奏上分別其

原上所是又而著讞法廷尉契令注者謂明書之按訊崔善

華者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摯令以為後代式史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管仁壽宮摠監楊素簿閱實善為

執板暗唱无一差繆素大驚自是四方疑獄悉令一一皆究其情

辨處

杜佑補剡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定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

為一一契要无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唐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有賊殺人主名不立碎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皆曰有之乃

邛州盜

崔從字子又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一繫獄碎

物色推訊遂擒真盜史

已具從疑其究縱
訊不承
成汭頗知吏治管錄囚蓋其情
塾江賊陰殺今其主簿疑小史

導之一一一臨刑曰我且訟地
似必誅
韓滉罪涉
下踰月吏暴死訥聞益詳於獄

留獄 不留
君子以明謹用刑
無留
仲秋命有司嚴百刑
而一一獄易旅卦
一一有罪記月令

梁山謀逆
宋瑋京兆人權一一者一一勅河南尹王怡馳
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瑋為京留守復

其獄初一一詭稱婚集多假貸吏并坐貸人瑋曰婚禮借索大同
而任謀率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弗知何罪之云

縱數
鄧琬負米
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內
鄉倉督一一一度支漕一一七千斛吏責償

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
責塩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之

千數不決
殷佑初塩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入繫在所
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一一百一一時

合辟事類卷二十一

一術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
三赦不原
白居易字樂天
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雙支有囚繫閣

卿獄更一一得一又奏言父死繫其子夫久繫妻嫁
債无償期禁无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笞已死

女隸
至和中陳執中為宰相其嬖人張氏笞女隸至死臺
官趙抃范師道極言執中營救張氏故獄久不直

偽冒官戶
劉敞字原父治長安豪猾斂手良民得職大姓
范偉積產數百萬冒武功縣令范祚為其祖持

祚為令時黃勅家不撻役盜相祚墓以已祖母合葬之謾云祚
繼室也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長安人皆知偉罔冒不敢言

吏受賂輒為蔽匿公因事發之窮治伏罪會大赦未斷而公去
雍偉因謀變及前狀是後連五獄證逮四五百人展轉二年朝

延以委御史乃不得變
後更大赦杖之而已

冤獄
非罪
子謂公治長雖在縲絏
無辜
衛侯夢人被髮
之中一一其一也語五
北面而諫曰不

為渾良天叫
五月霜鄒衍被囚仰天而歎
二年旱東海孝婦養姑

大一一左
甚謹夫死不嫁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獄椽于公明之
不可竟殺之郡界旱一一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雨
婦事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鳩之竟結其罪孟嘗伯周
為戶曹明之不可亦連一一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
血逆

流
晉劉隗大連為司直丞桓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一一
陳奏曰斬伯著杜遂逆上絲桓末復下流百姓謹誨咸曰

寬伯子惠亦訴
孕不貸
高駢字千里駢之自將出屯也突
將亂棄門以入監軍收役夫數百

名叛卒籍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悉還其
衣廩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繫殺之夷其族雖一者一一

拔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媪傷之疑其畏死謂曰
以子丐我一詰曹司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飢
就戮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違
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

合璧事類卷二十一

三

土

死神色晏然蜀
吏暴死
成炳頌知吏治
事見前疑獄注
宋申錫一一

人聞者為垂泣
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
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

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奸亂反為所羅織夫人察
申錫豈及者乎因與泣後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
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在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
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爾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

此因追
李昭德
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謀逆既而俊
復有丞
臣亦下獄同日誅時雨甚眾莫不寃昭德

而快
報獄靜
蘇逢吉事
見前獄注
聞鬼哭
李錡之誅大霧三日
不開或一一上疑

其寃詔收葬
張齊賢言
本朝太宗朝一一一一令州縣每
月具禁放數聞故為淹滯者放黜

無寃滯則校
馮元吉辨
石州判官一一一一寃獄全活者
二人特起一資賜緋章服獎之室

訓 夢人來告 胡宿字武平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楚

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內辟左右復訊之囚曰且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

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之行狀 仲孫審獄 姚一為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

訴里胥賈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喜曰一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

獄全活者 張奎辨囚 一一方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數十人 唐肅白冤 一為秦州司理有商人夜宿

而辨之得不死 唐肅白冤 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且視人皆伏其明 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厚德錄

盛事類卷二十一

訪問非盜 孫觀察廉推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亂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

一之皆曰此貧居施不事今以為盜非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獎諭厚德錄 釋囚得賊 斬宗

攝滄州鹽山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別每而死宗說惻然一一縛令人與俱

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厚德錄

鞠獄

訖富

典獄非訖于威惟一于一因典主 也訖絕也絕當謂賄賂不行書

府宰

獄貨非寶

惟一一功因府聚也辜罪也功事也 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專同上

納其女

子爭鄙田久

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一一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左昭公 賂以樂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十四年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寃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棟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
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
賜二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
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棟陽人左昭二十九錢十

萬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窵獄久不決每不平之及判度支期
以每日案上有一點子云奉錢三万乞宗問其獄公怒悉收

公吏左右訊之明日於 洗處云一一一又於寢所云
一一一公嘆曰一盟一一一可以通神乃不問幽開鼓吹 **金五**

百 裴寬先是寬以所善請於裴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
之敦復未及聞邕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羅曹鑿自

以宅事繫臺竟捕案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一一一
一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與寬睚眦之午 **貴倖**

鬻 裴寬遷刑部員外萬騎將軍馬崇冒殺人而 **參軍鬻**
王毛仲方以一一一將一一一其獄寬固執不從

合璧事類卷二十一

五

土

陸肱宣宗時除刺史有錄事一一一頗尚修潔肱召問曰錄事一一
一有幾對曰有三下等懦政虐刑貪財一一一獄即懼太事唐語林

門如沸湯 李義府母與妻諸子 **厲謝中庭** 見寬
皆市獄一一一一

察獄 **子文動色** 魏護軍營士竇札出不還營以為之沒
事其妻盈及男女請廷尉高柔曰為夫

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 **李若色動**
柔察一一一一一應對召至於是扣頭首殺札

胡質為常山太守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土無讎而有 **黃**
少妻見其比居年少書吏一一一一一遂窮詰罪人斯得矣

門伏罪 吳孫亮事見 **馮昌具服** 符融字博林善斷獄
續集梅子注 董豐遊學三年而反

宿妻家妻為賊殺妻兄疑豐融引問汝初行不有怪反卜占否
豐曰初發夢乘馬渡水自北而南俯見兩日在水中馬左濕筮

者云憂獄訟遠三沐避三枕既至妻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言
皆不從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易坎為水離為馬南渡旋比

而南從坎至離六爻同變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濕水也水
左有馬馮字兩日昌字其一殺之昌乃一一與妻通期新沐

沐者枕枕為後出真盜冀州有老母遇劫唱盜人為逐之
驗誤中婦人擒盜反誣行人日暮母及路人莫

知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惟有廷椽
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盜其發奸擣伏如此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相廷椽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取死
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

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藁入城對曰一一耳
又鈴下云外惟廷椽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椽而考問具服不

殺人但取道邊死令吏追聽有一人持一疋絹到市賣遇
人自後莫敢犯之雨而披覆後一人求庇廢授

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嫌太守薛宣呼騎吏斷各與半
使追聽之後人曰君恩緣主稱冤不已宜知其狀拷問乃服

令吏縛來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被殺主名不立雲錄其妻
無所問遣出密一一隨之曰有一男與語便一

合璧亭類卷三十一

六

土

一果得之云子長為政李一一一一欲知囚情以梧桐為
與妻同謀殺人像囚之形鑿地為坎置木囚於

其中罪若正木囚不動若有怨懷素守法馬一一字惟白
木囚即動豈囚之情着木人也魏元忠謫嶺表

太僕崔貞謹東宮率獨孤禱之祖道張易之怒使上急變告貞
謹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

謹饒流人當得罪以為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栾布奏事尸
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饒聞之人且陛下操殺

生之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盜劫貢船錢徽守蔚
付臣按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章貶江州

刺史初州有一一一一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聞哭知冤
百人繫訊徽按其枉悉縱去數日舒州得真盜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即
手殺其夫也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

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挾私殺妻李景略涼州
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王充論衡人闔門讀書

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
一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獄吏不能劾詞得實情以景略驗之
光伏辜既而亭午有女被髮
血身膝行前謝而去謂賓錄
女哭不哀
嚴遵為揚州刺史
行部聞道傍一子
一而一問之夫遭燒死勅吏輿尸令人守曰嘗有物徃吏白
有蠅聚頭所遵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者老傳

婦哭不悼

韓況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
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

某街詰朝命吏抽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戶側有
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驗之果婦私於鄰醜其夫而釘殺之吏
以為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
辨金化土
李沔公
勉鎮鳳

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西陽雜記
朔有屬邑編吐因瘠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于縣縣將置府
庭邑宰欲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
官吏重開視之皆為堞土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云姦計換之
就鞫其案獲金里社皆共證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拘

合璧事類卷之二十一

七

土

繫僕隸脅以刑辟結成具獄以案上聞沔公覽之盛怒偶有宴
筵語及斯事皆共驚嘆以為肚篋穿窬无足訝也時袁相回滋
亦在幕中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曰邑宰者非判官親乎曰與之
無素袁相曰甚疑此事更請詳之沔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豈別
有所見非判官莫能明之袁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云
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堞語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
金鎔寫與堞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
乃二農夫以竹昇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
路之時金已化為土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沔公歎服無已
每言才智不及其後履涉清途至德宗朝為宰相劇談錄

失入

刑法總論

失入法嚴矣諸官司失入人罪一名為首者當職
 官勒停吏人阡里編管第二從當職官衝替事理
 重吏人五百里編管第三從當職官衝替事理稍重吏人鄰
 人編管第四從當職官差替吏人勒停二人各迺加一等謂
 如第四從依第三從之類為首者當職官迺一官勒停吏人
 二千里編管三人又迺加一等為首者當職官迺兩官勒停
 吏人犯阡里以上雖非一案皆通計並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未決者各迺減一等謂第三從依第四從三人依二人之類
 會恩及去官又迺減一等以上本罪仍依律其去官會恩者
 本罪自依原減法即事涉疑慮若係強盜及殺人正犯各應
 配或中散大夫以上及武官犯者奏裁諸官司奉駁入人死
 罪不當者杖一百諸官司失出人罪者依因罪人以致罪法

人合壁事類卷之二十二

一

土

事類

刑僭

及善人左

罰爽

入人之罪

理乖

情匪哀

明啓並
白氏帖

枉撓

不當反受其殃

私曲

察阿黨

記

宋申錫

見前冤獄注

蕭齡之

唐臨字本道御史大夫

死詔羣臣議

日齡之貪賊狼扈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它囚

故入死罪

本朝建隆二年五代以來刑典弛廢州郡獄

然故入死罪吏不明習律令守牧多武人率意用法金州

民馬從玘子漢惠无賴嘗害其從弟從玘與妻及次子共殺漢
 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按誅從玘妻及次子上怒超等
 洗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

失入死刑

雍熙二年九月判刑部張佖上言

自今應斷奏——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
並停見任從之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上謂必曰朕以小人冒
法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必對曰先王
立法蓋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上以語宰相且歎賞必以為知
言
悞入死罪——至和二年二月廣州司理陳仲約——人
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張揆
曰死者不可復生獄吏雖暫廢
他日復得序官可不重其罰邪

失出

寧失

與其殺不辜
不經

寧僭

賞不僭刑不濫不幸
而過——毋濫左

容

女姦

輕典——
禮

惠暴

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
而寬惡也刑法志

張蘊古

自——

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
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
失入無辜而失出有罪故吏皆深文帝
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刑法志
徐有功——竇孝諱妻
龐謂為其

公庫事類卷二十二

二

土

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囚告以厭詛薛季昶鞠之龐當死有功
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吏泣告有
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邪安步去后詰有功曰公比斷獄
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嘿然
盧為臣——商字——同平章事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
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為武

昌軍節
度使

議讞

緩死

中孚君子議
獄——易

平議

讞——也
前景帝詔

讞于公

公族

有死罪獄成有司——公曰宥之及二
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記文王世子

讞所屬

前疑獄
注詳

讞不當

前獄類
重事注

讞不厭

前疑
獄註

驚乘輿

文帝朝張
釋之為廷

尉上行中涓橋有人行從橋下走記驚乘輿釋之奏犯踰罰金
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所公共其時上誅之則已既付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用
法一傾人安所措
盜廟環 又有高王一者釋之奏
當弃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

如盜長陵一杯土
何以加於法乎
可前奏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倪寬
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成讀之

大寬所奏即得上曰
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季秋後
為也湯率寬為奏讞掾鞫以古法議決獄
幸宣室 宣帝詔
夫決獄

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朕甚傷之季秋後
請讞時上
益精明 于
齊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

國飲酒數石不亂冬月請
治讞飲酒
為平處 朱博廷尉職當讞
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

謂掾史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
取吏議難知者來為諸君覆之乃
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傳命誤 後漢兄弟共殺人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常待孫
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矯詔當斬郭躬曰法

故誤
也躬白曰君子不逆許帝曰善
爭死上 張儉元節亡投
孔融兄褒褒不

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融爭死問母母曰家事當在
長妾合當辜一門
一郡不能決乃
讞詔坐褒
法不當

坐 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妄
妖蘊古究其獄稱好德遺疾有愆
御史權萬紀

劫蘊古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耳
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占始

奏不應死 狄仁傑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
范懷義坐認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

傑
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
高廟玉環文帝欲寘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杯土

陛下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
犯不致死而致之死何哉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為

何如主帝意
僕不去曹 李日知歷同刑丞時法令嚴吏爭
為酷日知獨平寬无文致嘗免一

解遂免死
法有首
囚死少卿胡元礼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无生理
囚无死法皆以狀讞而后用日知議

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必以情
弊之用情理之乃一奠有可出也並禮必以情
公曰小大之獄雖得其情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
不能察左得其情曰如則哀矜而勿喜語

嘗學斷見前李片言折子曰可以一獄道守囚
者其由也軟語十三

意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
請問於囚乃立囚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

曰夫子為公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乎以左襄公二十六年

舉要辭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
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

侯使上勾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輿伯輿之大夫
取禽坐獄於王庭士勾聽之王叔之宰曰鞞門圭竇之人而皆

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取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
貝王賴之而賜之駢旌之盟因世世無失職若鞞門圭竇其能

金聲事類卷十一

六

二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
寵官之帥旅不勝其富吾能無鞞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范宣
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

輿合要王叔氏不能一其契遂奔晉一契之一呂步

舒淮南衛山王謀反發奄上思仲奇前言使仲舒弟子
一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義專斬於外不請既還上皆

是之前雋不疑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
五刑志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

軍中二千石而雜識視莫敢發言不疑叱從吏收縛不疑曰昔
衛躡違命出奔衛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

即死而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謂陳寵奏後漢
霍光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者

威之曾孫明家業天下獄訟其所由決平无不厭伏時肅宗詔
絕鉗鎖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
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十月冬初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
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

始隋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威怒不可魯

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廷尉每附輕典從寬也

恭疏 和帝令麥秋案驗簿刑司徒一上上諫盛夏召農人

拘時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

以為一絕 宋世軌為大理卿蘇珍之為大理正寺中語

曰定嫌決疑蘇珍之視表見襄宋世軌時人

北史齊米世勳 **並令棒殺** 梁武帝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

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咸於王家自

匪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

討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

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

行而城 **單言輒判** 李程字表臣調藍田尉縣

晉隋史 **報** 嚴郢字叔敖御史臺請天下斷獄

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

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符印強 **州部審覆**

劫放火諸盜今一併之法太輕不足禁惡 徐

字季海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

省即書垂謹郵

幕府平處 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吏治明

意請如故詔可 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召

盡合乃論決 **女厲進謝** 李景略為朔方節度監官五原

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 **道人素狂**

者一庭中如光妻者唐史 薛懷義陰

千人為浮圖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

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庭直往坐大榻上矩召吏

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 **唐卿所斷**

是 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 理一臨為大

尊親錄死囚前 者悉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无

言帝恠問狀囚曰 既非冤濫所以絕意舊史 **張說**

合壁事類卷二十一

七

二

所按

一字道濟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

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橫逆而死留守蒲縣杖集經將下
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自餘
枉被係禁一切釋之故睿宗勞曰知卿被此獄不枉良苦不屈

罪人非卿忠
正豈能如此
韋君所論
韋仁壽京兆高年人隋大業末為
蜀郡司法書佐齊獄平得罪

自以
死无恨
元懿寬平
鄭惠王
數幽大
守貞裁

怨
裴
天授中為同府丞推
覆詔獄多
全免數十姓
仁傑平恕
狄
為大

久獄萬七千人
本傳
呂諲平反
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符
中與三司同鞠大獄蜀引續文

傳會經義而
之當時幸用中興

合璧事類卷二十二

八

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二

卷二十二

刑法門

拷訊

刑法總論

拷訊法嚴矣諸捕盜官獲盜應拷訊若過伍拾及以他法者論如考囚法即非應考訊而考訊杖壹

伯考滿訊伯者徒貳年傷重若致死者論如前人不合捶考律元無可疑之狀者各不以失減

事類

一連十

韓則

十連百

同

死有餘辜

楚

之下何求不得雖臯陶聽之猶謂一者

罪得其實

文選

解械得潭

戴就

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倂賊從事薛安收就笞掠五毒慘至燒煨斧使夾肘腋肉焦墮地乃臥就覆船下以馬糞薰之一宿一日謂已死發船就口罵曰何不益火又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令肥土爪悉落安曰太守賊罪狼藉君何骨肉

合璧事類卷二十三

一

土

抵杆就曰太守剖符大臣奈何誣枉忠良安奇其節操

破械勸誘

吳陳表文與為

士皆愛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明壯悍收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表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

服兼引支黨權

何故夜拷

常林夜搗吏崔林聞曰君為廷尉邪常曰無崔曰

慙之

卒從吏訊

拷訊取服

隋場帝時盜發

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恠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

奏畫殺之

拷掠已死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下獄仁傑承反後樂思晦男

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所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借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

清陛下素所任信者為及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

於是出此七族流行本嗣
密牒按訊 蘇珣為監察御史武

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 有

司雜訊 朱子奢池陽令崔文康坐專橫陽尉魏禮臣劾治

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

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 宰相同訊 姚紹之武三思丞僭不

送新開獄詔紹之與左臺大夫李承嘉按治初欲原蓋其情會

三思者嶠等數附承嘉耳 御史覆訊 衡州刺史為觀察

使詔劾貶潮州初 日中獄具 言溫李林

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貌言如平常 日中獄具 言溫李林

張均有隙適之領兵部以均兄均為侍郎林甫密遣吏撻其餘

銓吏僞選六十餘人帝命與京兆雜治累日情不得京兆尹蕭

吳使溫佐訊溫分囚左右中收二重囚重訊後舍楚械榜掠皆

不訊皆服 一昔獄具 敬羽權監察御史岐王珍謀

榜具囚惶怖 惟吏是聽 李邕素輕張說會仇人告邕

成邊自贖曰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 隨問輒承 吉溫推

而先計賊成奏乃引囚問震以裂威 鍾能辨盜 陳述

陰使人以墨塗鐘良義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 徐有功

史張視祭其墓旌其子孫引說為證宋璟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張一一將廷辨說惶遽璟謂

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來苟免緣此受謫芬芳多矣若有不測吾且扣關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乃詔推事武后元年一一法司反一一使敢多詐辨狀而加者以故入論刑法志各呼

家屬大理丞徒以上一一囚與其一一告以罪名問其狀疑不伏則聽其自理唐通典

古今合壁事類備要卷之二十三

二合壁事類卷二十三

外集 四

七

申理

刑法總論

見前卷
獄繫門

事類

命斬仁軌

初陳倉折衝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持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

司以聞上怒一一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而訟之仁軌曰魯寧尉曰百姓厚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辞色自若魏證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證曰隋末百姓彊而凌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為樞

詔下君集

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切為有司所劾一一一一等獄中書

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

合璧事類卷二十四

上

上

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色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

與萬均對

有告薛万均私通高昌婦女者万均不服

內出婦女付大理一一一一辨魏證諫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

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上國婦女對辨惟循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若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救絕纓之罪下士

貴吏

太宗自臨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

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懼元忠寬

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

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伺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

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
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于庭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
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
曰說與同逆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
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悟其讒

白崔寧寃

崔寧為牙將事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

兵驚耳一其寃使者以聞

縱囚以還

李元素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

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掠服之亞請斥運詔監察御
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抵罪詔元素馳按亞迎
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一一一一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
元素還帝已怒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尽辞是死容
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

出獄付外

崔瑄字從律京北尹宋申錫為讒所

危宦官切齒時人罕敢辨者瑄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一一一一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當不坐死

見寃獄宋申錫注詳

出其寃

唐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迁大理卿

從疑其寃

崔一攝守邛州

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辞已具從一一一縱不治俄得真盜

上狀訴寃

穆贊字相明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

盧岳妻分質不及妾于妾訴之中丞盧侶欲重妾辜贊不聽侶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一寃一詔三司覆治无

之出為柳州刺史

刑耳列寃

張說字道濟宇文融恨惠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

夜祠禱解而奏表其請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

兄左庶子光諱朝堂一一一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盥疏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

言說往納忠於国有功帝撫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

師旦妖童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

從贊万年擢左臺監察御史馮昭泰性贊刻人憚其強嘗誣繫
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有詔御史覆按皆稱病不肯
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
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直一一以一一

執正其罪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累殿中
侍御史乾元初華元令盧縱以

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說令說官人也銜之帶縱罪鎰被驗當免
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縱縱免死而
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
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縱得流鎰貶抚州司良參軍

密疏申理

狄仁傑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
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一一曰臣欲有所陳似

為逆人一一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
皆非元惡誑誑及此有詔悉謫成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
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囚
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人壁事類卷二十四

三

土

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註宗姪竈客悉收
逮訊報可慘度一一一一全活數十姓

多所全活

趙普
為蘇

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
普意其有冤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賴以得免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時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訟于州鞠于有
司獄吏挾怨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弃之水中罪皆應死若水
疑之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乃引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
父子一一一一郡太守欲薦之若水固辭曰朝廷以此為若水功

當置獄吏於何
地太守歎服

東坡吐舌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无隙呂惠
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

定可介甫客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
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
附南京游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忽徘徊
不敢投久之一一一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一一色動久之
人問其故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
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

歐陽坐降

趙槩除
知制誥

會歐陽脩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竟語連及脩時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反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尤敢言槩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行讎所惜者朝廷大體爾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空降槩亦求去

獄空 **空虛** 周成王時囹圄四十餘年 **衰息** 漢文帝時獄訟 **穎川獄**

前漢黃霸為一百姓一無重囚 **不其獄** 後漢董恢為 **全椒**

獄 劉平為 **獄櫓生蒿** 齊天保初大赦郡无一囚

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一桃木蓬蒿並滿每 **囹圄生草**

且牙門虛寂无訴訟者謂之神門北宣帝紀 **大理院獄** 見前

合璧事類卷二十四

四 一 土

其庭 **府縣寺獄** 唐代宗性仁恕即位五年 **大理獄空** 紹

間一寺奏一上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 **大理獄空** 吳

然獄訟清簡寬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路憲臣或不得人則 **本寺獄空** 本朝孝宗淳熙五年

吏強官弱民無所訴深恐 **本寺獄空** 閏六月大理寺卿吳

此弊未革卿等更宜商量 **三院獄空** 元豐五年四月知

交如等劄子一見今一 **三院獄空** 開封府王安礼言

欲依故事稱賀詔免上表 **獄以屢空** 是以獄空揭詣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上曰昔由餘聘

是以獄空揭詣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上曰昔由餘聘 **獄以屢空** 秦觀政內史廖輦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

人也安礼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杜甫南郊賦** 趙抃知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家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人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

叢棘圻而
往作輕

李庚西都賦

吏閣丹筆臺收白簡司刑無鬼
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云云

李白萬墳詞

獄戶春而不草
獨幽怒而沉迷

詩集

蟄戶

聽馬刑章峻蒼鷹獄吏清
覆盆徒照日

未驚雷

蠶室

地幽

有氣還衝斗無時會鑿
坏並駱賓王獄中詩

白日囚

朝為青春士暮為
韓愈赴江陵途中

地囚

悲作
何由秦廷
哭李太白示息秀才

造化悲傷

燕臣昔慟哭五
月飛秋霜庶女

號蒼天震風擊齋堂精神有
所感

死囚來歸

唐白樂天七德舞

敲榜發姦

何况親狂獄
偷韓愈赴江陵塗中

愚暗忘身

聖主如
天萬物

春小臣
自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
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

了因東坡獄
中寄子由

文字為累

平生
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關少
吾
此去聲名不厭

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
笑睢陽老從事為余投檄向江西坡出獄

庭栢陰陰

一
盡掩門烏知有赦開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
死魂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

許先生作正言坡已未獄中
恭聞
太皇太后不豫有赦
臺葉淒淒
柏
霜
夜
風雨琅玕月向低

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
衣媿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坡獄中寄子由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二十四

